

玉渊杂谭

《红高粱》：本应追求经典却没有

电视剧版《红高粱》新近开播,60集大剧,投资过亿,诺奖作品,名编名导名角儿……甚至网络刊登出了莫言本人看过片花后落泪的大幅照片……

小说《红高粱》给人印象是一股磅礴的地气和一股熏人的酒气,地域特色浓厚,它把平淡无奇的高密塑造成了一个文化的存在,也让如瘦弱的高粱变得妖娆热烈,可谓平淡为神奇。

可电视剧却如一锅经过稀释的汤,把神奇还原到了平淡。周迅与高粱的气场并不吻合,虽演技精巧,但很难将一份专属于青天厚土的浑厚

之气传达出来,那一点期待中的感觉左等右等,总是不来。

莫言作品的过人之处,不仅仅是故事往往乖张离奇,更在于笔下浑浊奔腾,如蒸如灼的“气”,电视剧降低了莫言作品这种高识别度,实是遗憾。更有甚者,一些情节流露出对《铁梨花》《打狗棍》之类抗日传奇剧乃至《甄嬛传》模仿的痕迹,拉低了艺术水准。

所以,当编剧声称该剧“与莫言在精神上一致”的时候,真令人想皱眉头。个人认为,莫言是一个宁愿剑走偏锋宁丑不愿落入窠臼的作家,这样的剧情如何称得上是与他“精神一致”?

其实《铁梨花》《打狗棍》等都是不错的电视剧,收视率都很高。而且,单以一部电视剧的标准去看《红高粱》,它不算差,情节曲折,演员出色,甚至不乏动人之处。

只不过,作为一部诺奖获得者作品的改编之作,似乎不应该满足于前者这样浅层次的目标。拍一部这样的作品,假如没有让它成为经典的野心,实在是有些眼光短浅,“志向”不高。

被改编为影视作品的诺奖作家的作品很多,很多都成为文艺爱好者的必选项目和心头好,名著电影更是光影世界中一朵绚丽的花,和原著相得益彰。莫言在我国的位置无需多言,《红高粱》在时

隔20多年后并没有超越电影版之处,只是沦为一步猎奇感人的平庸电视剧,直叫人一声叹息。



文·句艳华

科林碎语

太极顶观凤仙

文·木石



黄麻叶凤仙花

太极顶又称小苍山,位于云南大理州弥渡县境内。著名的民歌《小河淌水》便源自此山。

第一次去太极顶要追溯到高中时代。记忆里太极顶很高,湿气大,很冷。路边上有华山松、八角和古老的映山红。山顶之巔有几座庙,最高处的为太上老君庙。庙宇四周建有狭窄的观景台,站在庙旁往下看,可见巍山和南涧两县。脚下白云徐徐淌过,湿冷的风打在脸上,不知是雾是云。山下的树林大多为杜鹃花,据说三四月的时候,整个山坡全是花海,极为震撼。

转眼八年过去,如今因职业使然,登太极顶自免不了多留心周边动植物。太极顶为佛道儒三教同源之地,地势高,形如太极,山川秀美,森林幽邃,极受弥渡人的青睐。传说南诏国功勋卓著的大王寻异曾在此避难修炼,日后一统西南江湖,传奇般的故事又给太极顶增添了一份神秘色彩。生在山里的人们设定了节日,每年元宵节在山顶设有专门的表演以敬奉大山。人们载歌载舞,求神拜佛,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缘于此,平日登山之人也多多为求神拜佛而来,少有游人真正留心自然与生灵。

所谓大理三月好风光。无论是大理苍山,还是弥渡小苍山(太极顶),均以杜鹃花最美,三四月份的杜鹃花海誉满天下。据《弥渡县志》载,1987年,两位英国植物学家曾拜访太极顶,走马观花后,粗略统计出太极顶杜鹃花的数量,约有十几种。此后,太极顶杜鹃便流传开来。其实,太极顶的魅力还不止于杜鹃花。此次登山不是杜鹃花季。走马观花,大致留意了一下山路两侧,便发现了三十多种草花。短短两三公里登顶之路,便发现了六种野生的凤仙花。

凤仙花,又名指甲花。根可以用来给指甲染色,现在还有乡间小姑娘用来染指甲。凤仙花作为草本花卉,历史上备受国人喜爱,很多诗人都赞美过凤仙花的美丽。毛泽东也曾言:“幽明逸艳菊,敦颐好青莲。我独爱指甲,取其志更坚。”凤仙花文化根基深厚可见一斑。

凤仙花广泛分布于版纳、哀牢无量山、苍山等地,喜欢长在水边和林地阴湿的地方。凤仙花植株看起来平淡无奇,但花却特别好看。乳白、深红、大黄、褐色、紫色、粉红等,颜色十分丰富。花朵一个牛角状,有一个深深的漏斗,是储存在花蜜的地方。有的品种是单朵花,有的多朵花儿组成一个花序,有的开在顶上,有的挂在半腰,形体多样,美不胜收。

云南虽然被称为植物王国,有许多独有的野生凤仙花分布,但却从未培育驯化出一个园艺品种来。民间种植的凤仙花多为新几内亚凤仙。据说中国有200多种野生凤仙花,可惜没人来种,实在遗憾。

虽然新的科研杂志上大量出现了基因组研究的论文,利用基因组来分析物种进化、适应和形态上的差异,但无论是基因组、Y-DNA、传统的杂交育种,还是野生驯化,能把如凤仙花这样的野生植物资源在花坛中栽培,用于美化环境,陶冶心情,才可谓为美事一桩。

清代医家赵学敏写有一本《凤仙谱》,他自己收集栽种了200多种凤仙花(可能是园艺种),并详细记录生理特征,起名也十分高雅。与今日生物学家相比,这样一名植物爱好者风格殊嘉。不浮夸,不舞弊,不搭花架子,不浪费国家的银子便写出了如此精彩的著作,这样的凤仙花精神,今安在乎!

乐享悦读

桂下漫笔

艺术家的多重世界

文·李泳



老·彼得·勃鲁盖尔是16世纪尼德兰最伟大的画家,也是欧洲独立风景画的开创者,这幅传世的《有伊卡洛斯坠落的风暴》是一幅宗教画。其所绘的是,伊卡鲁斯用蜡制的翅膀成功地逃出迷宫,但由于飞得太高,翅膀被太阳融化。画面右下角露出脚的便是落水的伊卡鲁斯;而岸边的渔夫和农夫们则若无其事地埋头工作。

前些时候,宇宙学家从微波背景辐射看到了宇宙初始膨胀的痕迹——后来发觉是“看错了”;还是从那微波背景,霍金的“论友”彭罗斯看到了多世代宇宙“轮回”的痕迹;另外还有人,那里藏着多重(平行)宇宙的证据……这些有趣的宇宙图景,都是数学公式描绘的,没有直接的生活证据,要靠宇宙初始留下的痕迹来证明或选择。遗憾的是,选择似乎不成功,相互对立的理论都能从那些痕迹里找到自己的支持。于是,我们暂时还只能靠自己的想象力来构造多重世界图景。

如果说毕加索的多面体人物还只是直观的“多维”世界的表现,那么悠远的多重世界,该是什么样子呢?多重世界可能像一棵大树的不同枝桠、无限串联的圆圈、相互重叠的平面或相互隔离的小岛……最有趣的当然是重叠在一起却互不相干。如此的多重世界,艺术家们早想出来了,只是不同观者的眼光和兴趣会引出不同的解读,而忽略了其中多重世界的意味。例如尼德兰的“农民画家”老勃鲁盖尔有一幅著名的《伊卡洛斯坠落的风暴》,历来评论者似乎都没发觉它呈现的正是多重世界的风景。

英国文艺理论家格雷曾借这幅画来说明绘画的结构与作品的统一是矛盾的:结构通过景象来呈

现,看不到作者的影子;统一则是作者要融入作品。前者如叙事诗,后者如抒情诗。老勃的画没有作者的影子,观众不知道他的意思,也不必管他的意思。这为画的解读留了自由空间,正如谭献说的,“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

老勃的画也没表达什么态度,那是希腊神话里著名的“羽化”故事。伊卡洛斯是“古希腊鲁班”代达罗斯的儿子。老代为克里特岛王米诺斯造迷宫,王爷却把父子俩关在迷宫里。老爹用蜡为儿子做翅膀,让他飞走。可蜡翅被太阳烤化了,小伊坠海淹死。小伊本该是画面的主角,可老勃只让他露出两条小腿儿,留下几朵羽毛飘在空中。

画面的主角却是前景耕田的农夫和田埂上的牧羊人。牧羊人倚着木棍,仰望着天——他的仰望与农夫的低头,显得两不相干的样子。右下角有人汲水,旁边的树枝上停着一只鸟,人来鸟不惊,同样是两不相干的样子。近旁浮着一只华丽的帆船,远处白帆点点……那人、那山、那海、那树、那牛羊和鸟儿,他们之间和它们之间,都没有交流,犹如青天下两个黄鹂和一行白鹭,构成一幅平静的田园风景。就在这会儿,小伊落水了……

在奥维德的《变形记》里,小伊落水的场景感天地动:他徒劳地翻动那正在熔化的翅膀,可羽毛化

了,扇不动空气了;啊,他呼喊着父亲,翻滚着落进海里;老父亲呼天抢地,孩儿啊,你在哪里?……老勃将那场景的最后瞬间移植到宁静的田园风景里,分明就在说神仙与凡人无关。英国诗人奥登在《美术馆》一诗里是这样描述的:一切都悠闲地背离那灾难;农夫也许听见了水花的声响和凄惨的呼叫,但他无动于衷;太阳无奈地照着一双白腿消失在蓝色的水中;帆船看见小孩儿从天落下,还是静静地起航了。美国诗人威廉斯写过一首与画同题目的小诗,也说没人注意小伊的落水。在诗人们看来,小伊落水发生在身边,是应该能看到或听到的,但人都麻木了——还是等于说,帝力于我何有哉。这是自然的解释,却有点儿对不起精细的画。

老勃在有意无意间画了一个多重宇宙。科学史家哈里斯在《无限与视角》中提醒我们,画面奇特地运用了多点透视,每人有各自的空间。我们看画时,眼光需要跳跃,因为空间是破碎的;它没有固定的中心,无法让不同的场景统一在同一视角,也从一个场景过渡到另一个。于是,每人都看自己的一块风景,看不见小伊落水的事儿。不但凡人看不见可怜的小孩儿,牧羊人也看不见耕田人。借哈里斯的话说,他们生活在自己的私人世界里,视角限定了视野。

与透视的“错乱”相应的是比例的错乱——牛耕的那块田、农夫的步伐、牧羊人的身形,到海边的距离……都有着培根所说的“奇异的比例”,从而产生了独特的“美”。有人说老勃的风景画像中国山水画,我们不妨就以中国山水画的“经营位置”来看这一片海边的风景,也就不那么计较空间的比例和透视的焦点了。

当然,如此解读只是几何式的分解;我们惊讶的是多个世界的重叠。再看画题,是一个有趣的“混搭”:落水与风景——小伊落水,落进一个奇妙的风景。似乎两个世界相互作用了,可画面没有体现任何相互作用的效应。如果将小伊抹去,谁也看不出画面有什么缺失。这就像我们的夜空飘来一个飞碟,不论真假,都不留下一点痕迹。如果说农夫所在的风景区是落水的“背景”,那么背景不需要参与演出,小伊的闯入,不过是另一个世界的投影——就像微波背景辐射里的可能结构,有人看见了,有人没看见;看见的人,却看出了不同的图像。

艺术史家说,老勃很会伪装自己的意图,不让人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他的传记作者曼德尔说,老勃有些画对人性的批判很深刻,怕带来麻烦,让老婆把画烧了。不管他本人如何构想这幅“风景画”,我们却看到它呈现了一个多重世界,有着醇厚的当代宇宙学的趣味。

《曼德拉传》：勇者的光辉岁月

文·齐祺

自由是我们所向往的,多少人在追逐自由的道路上前赴后继。自由原本属于天赋人权的范畴,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但是这毫无争议的自由却被各种种族歧视等等方面来镇压着,把自己的自由建立在别人的不自由之上。但是,没有人的自由是想让别人奴役的。哪怕他的国家在弱!他们都会想尽办法将属于自己的自由夺回来。自由被剥夺者又该如何从那些握有他们自由的权力手中夺回原本属于他们的自由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但是,曼德拉没有只将这放在思考的层面,而是切实做下去!

撒切尔夫人曾说:我们不能指望官僚主动进行官僚制度改革。当自由的权利被剥夺的时候,曼德拉并没有像沉默的大多数者一样选择隐忍,而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抗争。政府的血腥镇压并没有吓退曼德拉,反而更加坚定了曼德拉为自由而战的决心。为了人民的自由,曼德拉也失去了27年的个人自由,但是他从未怀疑过自由将会有到来的一天。

如今,在南非人的眼中,曼德拉被看成是国父,是南非的神,是圣人,但是曼德拉更是一个有着喜怒哀乐的普通人。他也曾有过对死亡的恐惧,对自己所献身的事业是否值得那样做的怀疑,但他的良心以及对南非人民苦难的同情让他一路坚持到底。他说:“勇敢的人不是毫无畏惧的人,而是征服了畏惧的人。”

囚禁只是囚禁人的身体,他那颗渴望自由的心是永远囚禁不住的。在27年的牢狱生涯当中,曼德拉始终没有放弃过斗争,这也致使他成为了“全球最著名的囚犯”。在出狱之后,他也成为了南非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完成了“全球最著名的囚犯”到“全球总统”的蜕变。

虽然他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利的拥有者,但是他却不贪恋权利。在当了一届总统之后,他毅然决然地辞去了总统的职务,然后在妻子的陪同下“隐居”在约翰内斯堡内,很少露面。

从《曼德拉传》中,我能够了解到曼德拉这一生都在为自由不懈奋斗着,beyond的乐队《光辉岁月》用来献给曼德拉无疑是给他一生的最高评价。是的,正是他追求自由的岁月也就是最光辉的岁月,他的一生都是光辉的!

人物纪事

赵元任与王力：一语一言关师情

文·魏邦良

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幼年时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后就被迫辍学。经过几年的自学,王力学业上有了很大长进,便当了私塾老师。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自己学生家里看到十四箱书胡乱堆放在一间废弃的空房里。一打听,才知道这十四箱书是学生的祖父生前所藏。祖父去世后,后代中没有做学问的,书就堆在这里不见天日了。看到王力恋恋不舍的样子,学生家长慷慨地对他说:“你想读,就干脆搬回去吧,放在这里,迟早也会被虫蛀了。”王力大喜过望,将书搬回家。为了尽快读完这十四箱书,王力索性将教职辞了,专心苦读。

不久,在朋友的资助下,王力得以去上海南方大学深造。1926年,清华国学院招收32名研究生,刚读大二的王力决定报考。因为有14箱古书垫底,王力顺利答完试题,终以高分上榜。

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均是蜚声中外的文化大师:陈寅恪、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在他们的悉心指导下,王力的学业突飞猛进,日新月异。

在四大导师中,赵元任对王力的影响最大。

在清华国学院中,赵元任主讲音韵学。他的语言天赋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无人能比,不仅熟谙各地方言,而且精通多种外语。他特别劝王力要学好外语,说:“西方许多科学论著都未译成中文,不懂外语,就很难接受别人的先进科学。”

一次闲谈中,王国维告诉王力:“我原来爱好文学,后来为什么研究古文字和历史呢?因为这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你们看,我研究的东西,有谁能提出反对的意见?”听了这番话,王力大受启发,他想,语言学,不就

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吗?于是选定语言学作为自己的专业,跟随赵元任去开启自己的学术之路。

当时,只有王力一人选语言学为专业,他和导师赵元任的关系自然较其他导师亲了一层。除了在课堂上接受教诲,王力还时常去老师家问学。赵元任夫妇也喜欢王力的诚实、朴拙与勤勉。有时赶上吃饭,师母就对王力说:“边吃边谈,不怕你嘴馋。”在老师家,王力学到了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做了老师的“入室弟子”,学问上的“登堂”也就是早晚的事了。

王力的毕业论文是由梁启超和赵元任共同指导完成的。梁启超对他的论文评价很高,赵元任则对其论文提出严厉的批评:“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

梁启超的激赏让王力大受鼓舞,信心倍增;赵元任的批评则让他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两位导师仿佛约好了一般,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而这对王力成长却大有裨益。就像炼钢,要用烈火烧,也要用冷水淬。

在清华国学院毕业后,王力听从赵元任的建议赴法留学。其间,王力写了论文《两粤音说》,经赵元任介绍,发表在《清华学报》上。在论文里,王力断言两粤方言没有撮口音。后赵元任去广州调查,发现广州有撮口音,就给远在法国的王力写信纠正他的说法。在信里,赵元任举了“雪”这个例子。王力收到信后,既愧疚又感动。愧疚的是,老师早就对他说过,“言有易,言无难!”而他再次犯了轻率言无的错误;感动的是,老师为了核实他论文的说法,竟然在广州调查了一年。自此,王力把“言有易,言无难!”当作了自己的座右铭,他对别人说:“赵先生这句话,我一辈子受用!”



王力得到了清华四大导师不同程度的教诲,其中以赵元任为最要,二人保持了终生的师生情谊。图为老年的王力。

在赵元任眼中,王力有天赋有干劲有耐心,是一块可贵的“璞”,所以他才高标准严要求,一心将“璞”琢成玉。王力赴法留学后,学问不断精进,赵元任对这个弟子自然越来越欣赏器重。有著作问世,即寄赠。1928年夏,赵元任将著作《现代汉语研究》,寄给巴黎的王力,扉页上写着:“赵元任向你问好。”1929年6月,赵元任又从檀香山寄给王力一本法文书《时间与动词》,扉页上题词:“给了一兄看。”1975年,赵元任又从美国加州给王力寄去《早年自传》,扉页上写道:“送给了一兄存。”

1971年10月,赵元任八十大寿,很多弟子前去拜寿。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对满屋子的学生感慨:“今天

五代同堂,独缺第二代。”第二代就是王力,当时正在大陆接受“改造”呢。

1973年,中美关系改善,赵元任携夫人回国访问。他提出要求,想见王力。在周总理的关心、安排下,睽违多年的师徒终于在北京相聚。赵元任在北京逗留时间很短,但王力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四次拜访老师,叙谈别情,请教学问。

赵元任回国后,用特制的绿色信封给王力寄来一封短函:

一兄鉴:这次回国得机会见面座谈,高兴得很,就是可惜时间匆促,没能多谈为憾。回来了,杂务繁杂,一时没有写信为歉。以后听说交通比以前要方便一点儿,没准儿明天又要回来,也许可以多呆一忽儿哟。此上,即颂近福

赵元任上内人附笔问好。

王力接信后,立即回信:

宝重吾师:奉读七月二日手教,非常高兴。这次您和师母回国,我能见面四谈,重聆教益,实在感到欣幸。特别感到欣慰的是您和师母八十多岁的高龄还是那样健旺,希望你们长寿百龄,在学术上做出更大贡献。

生 王力拜上 1973年7月27日

1981年,赵元任夫妇再次回国。北大为他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王力在致辞中表达了对老师的崇高敬意:“赵老是国际著名的语言学家,美国语言学界有句评语:‘赵先生永远没错!’他又博学多才,做过数学家、物理学家、精通英、法、德、日多种文字,对哲学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又是音乐家。他的成就首先是‘博’,然后是‘约’,值得我们学习。”

那天,赵元任的兴致也颇高,唱了那首自己作曲、刘半农作词《教我如何不想她》。

赵元任长年旅居美国,但对祖国的挂念一日未断。他自制了一些绿色信封,信封印有全家福,每隔十年会给朋友寄这种特制的信。王力收到过两封。一封写于1938年,当时,王力随同清华大学辗转迁徙至云南昆明。赵元任在信上说,“过了长沙,就没有马福了”,又叮嘱王力“昆明海拔高,煮鸡蛋要多煮一会儿”。几句家常话,蕴含着老师对弟子的关爱。另一封是赵元任1973年回国后写给王力的——上面已提及。

1982年,赵元任在美国去世。王力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哀悼恩师。之后,又写了一首《哭元任师》:

离朱子野逊聪明,旷世奇才绝代英。提要钩玄探古韵,鼓琴吹笛谱新声。剧怜山水千重隔,不展摧轩万里行。今后更无青鸟使,望洋遥奠倍伤情。

诗中的“青鸟”,即指那特制的绿色信封。